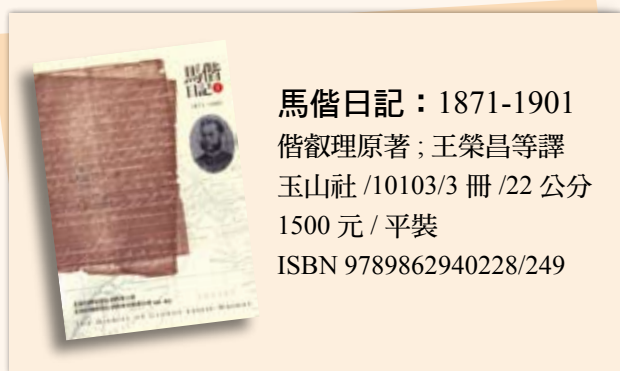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不銹壞的歷史足跡

## 《馬偕日記：1871-1901》

蘇峯楠 ◎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



**馬偕日記：1871-1901**  
偕叡理原著；王榮昌等譯  
玉山社 / 10103/3 冊 / 22 公分  
150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862940228/249

從美國西岸舊金山搭船啓程，歷經 1 個多月的航行與遊歷，加拿大長老教會牧師馬偕（George Leslie Mackay，1844-1901，漢名偕叡理）終於在 1871 年 12 月 29 日抵達了臺灣府鳳山縣打狗港（今高雄）。在南臺灣跟隨英國長老教會牧師李庠（Hugh Ritchie）待了一段時間，並且努力學習臺灣語言之後，再度坐船經海路北上，於 1872 年 3 月 9 日抵達了最後的目的地：淡水。港灣風景就映在自己的眼簾，馬偕在他的日記本上，寫下了此刻的心情：「約下午 3 點，船入淡水港並且下錨。被這個地方深深的感動，我立即下定決心，這就是一直在等待我的宣教區。在我之前沒有人在此地服事。噢！值得讚美的上帝啊！我的心裡歡愉到真想高興的拍手。美麗的淡水，我的心裡實在感動。」就在這一席讚

嘆感動的文字之中，馬偕正式展開他在臺灣的海外宣教佈道生涯。

記載這段過程的《馬偕日記》，是其在臺活動 29 年之餘所寫下的紀錄。這原本是馬偕私人的日常記述，但他在 1895 年就先將部分日記，連同筆記、觀察心得、報告摘述、科學研究、人物描述、照片等相關資料，交由其友人、也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牧師麥唐納（J. A. Macdonald），委託協助整編成書。該年 11 月，*From Far Formosa: The Island, its People and Missions* 一書在紐約出版，全書共 346 頁，36 個章節，分為導言、島嶼、漢人、被征服的原住民、高山生番、淡水宣教總部 6 部分，除了描述自己在臺宣教經歷外，也勾勒了臺灣的歷史、地理與社會概況。1896 年，先有松島剛、佐藤宏將 *From Far Formosa* 日譯，並依據各方資料參考增補，改編成《臺灣事情》一書，做為日人認識新領地臺灣的入門書籍。民國 48 年（1959），*From Far Formosa* 由林耀南中譯為《臺灣遙寄》，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「臺灣叢書譯本」第 5 種；隔年（1960）再另由周學普中譯為《臺灣六記》，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「臺灣研究叢刊」第 69 種，成為臺灣研究者主要仰賴的馬偕文獻。2007 年，持續

有林晚生重新中譯、鄭仰恩校注的《福爾摩沙紀事：馬偕臺灣回憶錄》一書再度出版。

至於日記原件，馬偕仍持續撰寫直至逝世前夕；後由家屬攜回加拿大。1960年代，牧師陳宏文先取得了原本由加拿大籍宣教師郭德士（John E. Geddes）保管的馬偕日記摘譯稿共3冊。這原本是馬偕之子偕叡廉（George William Mackay）日後從日記摘錄部分內容，並以白話字翻譯所得的版本，經整理並中譯後，集結為《馬偕博士略傳·日記》一書，1972年由臺灣教會公報社出版；日後另有改版為《馬偕博士日記》一書，於1996年出版。這雖然是馬偕日記原始內容的第1次面世，但因為是部分摘錄，而且歷經2次他人轉譯，內容實未完整。真正的馬偕日記完整原始手稿，是由偕叡廉的4位子女：偕約翰（John Ross Mackay）、偕安連（Anna Mackay）、偕明利（Isabel Mackay）、偕馬烈（Margaret Mackay）分別保存。在陳宏文等人積極接洽下，4位後人決定將祖父的日記重新聚集，並且回贈臺灣。1996年4月18日，總共12冊的日記原件，悉數正式捐贈給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。

馬偕日記手稿原件，現委由真理大學校史館（館址位於真理大學校園內牛津學堂舊舍，現為國定古蹟）典藏，並進行了文物數位化工作；針對日記內容，也早已展開文字的判讀與繕打。由於歷時久遠，原稿紙張已有汙損、蟲蛀、闕漏等狀況；且日記是馬偕以英文草體親手書寫，有時字跡潦草且大小寫不一，增加內容辨識的困難度。而馬偕身處的時空背景，正值19世紀後期臺

灣開港後各方勢力多元交會與衝擊的時代，在此必須兼顧基督教、博物學，及當時原住民、漢人、官僚、外國人、信徒人名及地名等各種專有名詞，也成為閱讀理解及翻譯上的一道障礙。所幸在牧師林昌華等人組成的編輯團隊持續努力下，2007年先完成原稿的打字與校對，並出版《馬偕日記英文版1871-1901》，使這項史料首次正式面世；而中譯工作也同時進行，2012年終於出版了3冊的中譯版。2007年正逢馬偕逝世100週年，2012年則是馬偕抵臺140週年，在這兩個重要時刻分別完成日記原文與中文出版，襯顯了這項史料整理工程的重要意義。

《馬偕日記》的記載時間起自1871年（清同治10年）11月1日，1901年（日明治34年）2月10日結束，中間因不明原因缺少1883年。這段時間臺灣歷經兩個不同政權統治及各種事件，讀者能從中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，及馬偕本人的體會感受。如清法戰爭期間，法軍於1884年（光緒10年）8月砲擊基隆，可見馬偕為受傷士兵進行手術（8.18），以及看到劉銘傳下令鑿沉石頭封鎖淡水河口以防止法軍登陸（9.4）等紀錄。至法軍砲擊淡水（10.2）前後幾天的日記，大多呈現空白，這可能是因忙於行醫與戰事影響而無法記述；12日，馬偕家屬離開淡水至香港避難，21日他也登船前往探視，隨後卻因法軍封鎖臺灣，使他滯留香港，到隔年（1885）4月才返回淡水，要面對的卻是被毀壞的房舍、遭劫掠的信徒，還有被夷為平地、殘破不堪的禮拜堂。對於這場戰事，日記中可見「戰爭！戰爭！法國，當心那天



（上帝審判的日子）的到來！」（1885.4.15）及「就是這樣，這世界完了，什麼也不做，只會打仗。」（1885.10.29）等紀錄，字裡行間透露出馬偕對戰爭行為的不滿。

1895年臺灣改隸日本，馬偕亦未親身參與，他於1893年8月離臺返國述職，至1895年11月才返回淡水，此時臺灣民主國的抗爭已全然告終。1895年12月4日艋舺禮拜堂講道時，馬偕闡述了：「對天皇的忠心與對耶穌基督的忠心。」1896年10月23日淡水禮拜堂聚會上，也用臺語及英語宣達：「效忠日本天皇！與效忠耶穌基督！」顯示馬偕呼籲信徒接受政權改變的事實。「全島不定」後，日人面對的是紛起各地的游擊抗爭，在日記中也可見一些抗爭者及信徒被逮捕、殺害，或禮拜堂被佔據的紀錄，而馬偕屢次針對這些事向官方交涉。他與宋忠堅（Duncan Ferguson，臺南的英國長老教會牧師）等人一起見面臺灣總督乃木希典時，更當場反應日軍不詳加分辦而濫殺不少人，隨即獲得乃木答應將保護基督徒（1896.11.23）。

《馬偕日記》所記載的內容，大部分以宣教及行醫紀錄為主，同時也有對氣候、動植物、地質的博物考察，以及原住民與漢人風俗民情之深入觀察，這些細微的記載，現在也成為臺灣舊有生活文化的珍貴訊息。例如1878年2月5日，馬偕在竹塹看到城內元宵節的活動，他記載：「看見裸身的遊行人士，人們把鞭炮往他們身上丟。」隔天又記載：「抬出一個裝扮穿著像我的假人，然後燒掉。」從文字描述來看，這類似於今日臺東的炮炸寒單爺祭典活動。光緒年間新竹文人陳

朝龍曾作詩：「燒佛鳴鈺事更奇，赤身禁冷耐支持；火神到處光如畫，一路嫌人放炮遲。」詩末註記：「上元夜，縣署口有一班羅漢脚例應抬火神出遊，到處齊放紙炮，其聲隆隆；名曰『燒佛』。」這說明了新竹也曾有炮炸寒單爺的習俗，只是今日已消失無蹤，馬偕的觀察便成為了第一手見證紀錄。而馬偕認為火化用的神像跟自己很相像，如果從老照片看馬偕濃鬚長袍的標準打扮，再想想臺灣常見武尊神像著衣長鬚的造型，也就能意會這樣的比喻，而讓人會心一笑了。這些具有個人特色的文字修辭與評論風格，經常無意中透露紀錄者的性格、想法與情感，這也是日記有別於一般史料的特點之一。

1879年9月1日，馬偕在竹塹城外玉皇上帝廟（今新竹市北區中山路天公壇）目擊了當地迎城隍的活動。他記載：「看到抬城隍爺的隊伍，還有幾百名婦女帶著枷鎖和一些鐵鍊，還有三把交叉成三角形的刀架在她們的脖子上，由於許願。我和偕師母站在牆邊，隊伍停下來叫我移開，好讓偶像經過。」這天換算成農曆日期的話，是光緒5年7月15日中元節，馬偕看到的，應該是新竹城隍廟舉行的賑孤遶境活動。光緒晚期《新竹縣采訪冊》記載：「十五日，城莊陳金鼓、旗幟，迎城隍神遶境，男女素有祈禱者，荷紙枷隨之，其病重祈禱者或以刀劍為枷荷之身，著黑衣白裙，散髮隨行，甚者或加以鎖鍊。」大抵與馬偕看到的景象相同。信徒套戴紙枷，隨同神轎繞行街道，最後由道長主持脫下紙枷，象徵清洗業障、消災解厄，這樣的抬枷民俗，在新竹仍延續至今。

而在 1892 年 4 月 11 日，馬偕前往灰窰仔行醫，他記載：「下午 2 點，人們開始翻過山嶺，從不同地方帶著奉獻的東西，來獻祭給大道公。一個小時內，近乎 200 頭豬被擺上桌，大約 12 座 20 呎高的圓錐塔，每個旁邊都圍上糕點、鮮花等物，也供奉酒等等。」當天是農曆光緒 18 年 3 月 15 日，也就是保生大帝（大道公）聖誕，馬偕看到的，可能是淡水、三芝地區共同舉行的八庄大道公輪祀活動。灰窰仔位於淡水區賢孝里，與附近後厝、大屯一帶，是八庄輪祀的其中一個角頭。馬偕見到接近 200 隻豬擺上桌，這是神誕時，祭祀圈內家戶抬豬前來廣場祭拜之俗，因此祭場多有「豬公埔」之俗稱；而所謂的圓錐塔，應該就是拜拜用的壽桃塔。這項活動仍流傳至今，並已登錄為新北市定「民俗及有關文物」無形文化資產。

馬偕對這些臺灣民間信仰活動的儀式與祭品數量有細微的關注，這可能是身為一個博物研究者，或為了宣教而需先行了解臺灣人原本信仰的宣教者，才有如此鉅細靡遺

的觀察。除了文字紀錄，馬偕也保留許多相關文物。在傳教過程中，當信徒願意接受基督教的同時，也將他們原本奉祀於家中的神像、掛軸、牌位、護身符等物交給馬偕，宣告他們將與偶像永遠斷絕，因此日記裡經常可以看到馬偕接收神像的紀錄。這些臺灣民間信仰文物，有一部分成為馬偕私人博物館的藏品，經日後輾轉遷移，現今典藏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（Royal Ontario Museum）。

總結來說，《馬偕日記》的出版，無疑是臺灣史料整理的一大工程。後人嘗以「寧願燒盡，不願鏽壞」來形容馬偕為耶穌基督犧牲奉獻的精神，也就是因為這股信仰的力量，讓他櫛風沐雨、摩頂放踵地踏足臺灣，這些斑斑過往與所見所聞，現在都能夠在《馬偕日記》裡看到。因此《馬偕日記》仍有待讀者跟隨著這不曾鏽壞的歷史足跡，繼續深入探索他的活動生平，以及其所身處的 19 世紀後期臺灣歷史面貌。📖

